

官

经

【清】

瑞常
编著

中华藏典·名家藏书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总 序

我国古代文明渊远流长,我国古代的藏书是华夏文化的骄子,也是中华文明赖以存在和流传的基本因素,与世界上任何一种古代和中世纪文明中的文献收藏相比,我国古代的藏书均毫不逊色,并独具异彩。

藏书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的文化现象,是有关图书收集、保藏、研究、流传、散佚等活动的总称。

中国藏书历史悠久,在商周时期已有较健全的王室典册收藏。战国时期,私人藏书随着诸子百家的蜂起而渐兴。隋唐以后,皇室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藏书的四大系统。鸦片战争以后,封建政权日趋衰落,皇室藏书停滞不前,书院藏书一蹶不振,而私人藏书却延续乾、嘉盛况,由传统藏书中心江浙地区向南北扩展。随着闭关锁国状态被冲破,西方社会先进的公共藏书思想传入我国,使中国传统的秘藏、私藏受到冲击;辛亥革命宣告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皇室和书院藏书存在的根基,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并在中国近代藏书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的藏书文化包含着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它的核心便是“仁人爱物”,把书与人的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使所藏尽量地发挥其作育人才的社会功能。以仁人爱物

为中心而构成的藏书文化,对社会、民族素质的影响很大。但是近年来由于社会转型期版块移动和撞击的波及,不仅藏书文化的观念逐渐淡薄,而且藏书词汇也在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头脑中几近消失,这是一种非常可怕而严重的反文化现象,非常需要我们竭尽全力来提倡和宣传以“仁人爱物”为中心内容的藏书文化。未来藏书文化将在以用为主的基本理论指导下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图书事业。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人的藏书文化在对各种藏书现象的深入研究和综括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历史遗产之精华,灌注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养料,大显前所未有的光辉,达到更具有时代感的高度。研究我国的藏书史,挖掘古代文明的瑰宝,是研究我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打开我国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本着这个宗旨,我们历经数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编辑了这套《名家藏书》。

《名家藏书》是从“名家、名书、名本”的角度向大家介绍中国古代典籍的。“名家”指古代著名的藏书家、藏书楼、书院,现当代社会名人、大型公共图书馆等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入选各家均是在藏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名书”指经过中华文明的大浪淘沙而流传下来的具有各种研究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欣赏价值的名篇名作。“名本”指各书各种遗留版本中最为珍贵的版本,包括:珍本、善本、秘本、禁毁本、内府本、私刻本、残本、足本、抄本、孤本、石印本、绣像本等。确切一点说,出于对读者对象的考虑,对“名书”的选择,偏重于向来不易见到的秘藏本、禁毁本。那

些随处可见的“名书”，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等书，虽然它们的价值、名气更大一些，但关于它们的各种版本、研究考证层出不穷，对于《名家藏书》来说，已没有收录的必要了。

全书共收录名家六十余家，名书七十余部，名本十余种，分资政编、修身编、世情编、传奇编、典籍编、怡情编等六编，洋洋千余万字，二十八部分。按“名家带名书，名书归名本”的编辑原则设“名家导引”、“名书导读”等栏目对“名家”、“名书”作简要的介绍，使读者在欣赏“名书”的同时，对我国的藏书史、著名的藏书家及藏书机构都会有较为详尽的了解。对于部分深奥难懂的古文作品，我们特地聘请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转译成简单易懂的白话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典藏价值、欣赏价值、研究价值，是一部适合各种类型读者的书。

由于规模庞大，搜集整理难度极大，参考资料也较为庞杂，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不当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予以指正。

目 录

一、官乃治国之本	(3)
1. 官之起源	(3)
2. 官与制	(7)
3. 设官之道	(7)
4. 百官类别	(8)
二、事君以道	(10)
1. 事君有术	(10)
2. 忠与忠臣	(12)
3. 忠与奸	(19)
4. 贤臣	(22)
5. 奸臣	(23)
三、举清辨奸	(31)
1. 良臣与民贼	(31)
2. 循吏	(31)
3. 君子与小人	(31)
4. 人臣百态	(32)
5. 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	(34)
四、权臣宜除	(36)
1. 懈政害民	(36)

2. 驭吏无方	(37)
3. 上下相贼	(38)
4. 明小而不明大	(39)
5. 官吏同贪	(40)
6. 明哲保身	(41)
五、为官必修	(42)
1. 修身	(42)
2. 治学	(47)
3. 才识	(48)
4. 肚量	(49)
5. 胆识	(51)
6. 威仪	(52)
7. 气节	(53)
六、官场准则	(57)
1. 仁义至上	(57)
2. 公正廉洁	(61)
3. 清慎勤明	(70)
4. 爱民	(77)
5. 知进退	(81)
6. 官事如家事	(82)
7. 知足少欲	(83)
8. 宽与严	(84)
9. 缓与急	(87)
10. 刚与柔	(88)
11. 造福避孽	(88)
12. 四事十害	(89)

13. 五美四恶	(91)
14. 省心省事	(92)
15. 求官	(92)
16. 闲居	(94)
17. 同僚之谊	(96)
18. 待人之道	(101)
19. 处世之韬	(104)
20. 务实	(107)
21. 饮食服饰	(109)
七、政治显略	(111)
1. 举贤	(111)
2. 断狱	(115)
3. 御下	(121)
4. 弹劾	(124)
5. 教化	(125)
6. 救灾	(126)
7. 治盗	(128)
8. 保富	(129)
9. 察民情	(129)
10. 官与民	(131)
11. 明赏罚	(132)
12. 宰辅	(133)
13. 杂政	(135)

【藏书导读】

《官经》是根据清代几本著名的官场教科书《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说赘》、《幕学举要》、《传家宝》等汇编整理而成。该书是根据清代大学士瑞常专为皇太子载淳编写的秘本改编而成,书中揭露了十八种秘不可传的官场权术,因此古代官吏都认为它比《资治通鉴》更实用,更有效。书中叙述的是古人对官场、对社会的认识和理解,其中不乏官场权术和机变,甚至于有以情代法之论,但其目的却是警醒世人,劝人向善,明显地反映出作者憎爱抑扬的立场。

盛宣怀愚斋曾藏有此书。

【名家导引】

盛宣怀(1844—1916),字杏荪,一字幼勋,号次沂、补楼,别号愚斋,晚年自署止叟。江苏武进人。盛宣怀出身书香门第,但科举道路却甚不如意。27岁时,经人介绍为李鸿章幕僚,从此青云直上,接连主管“轮、电、路、矿”四政以及织造、商务、外交、教育等事业。盛宣怀在治事余暇,颇寄情于图书金石书画。他有钱,又有精于版本目录的王存善、陶湘、宗舜年为之协助,故藏书极富。盛宣怀收书不遗余力,但对于藏书的态度却比较开明。他曾刻“貽之子孙不如公诸同好”印章一枚,并打算与两江总督端方一道献出藏书,在上海合建一所“淞滨金石图书院”,公诸天下后世。后因端方失约而未果。盛宣怀便自行其志,在上海寓所旁边拨地十余亩,建造了一所“愚斋图书馆”,并延请缪荃孙编纂多达18卷、16册的《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一部。

一、官乃治国之本

1. 官之起源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谀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夫明谡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

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上

以此为赏罚，明察以审信。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必皆是之；乡长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者，乡之仁人也。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国君发政国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则天下何说以乱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灾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圣王为五刑，请以治其民。譬若丝缕之有纪，网罟之有纲，所连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子墨子曰：方今之时，复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盖其语曰，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内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离散之

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余力，不以相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腐謫余财，不以相分。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以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博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诸侯国君，使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国君既已立矣，又以为唯其耳目之请，不能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至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天子、诸侯之君、民之正长，既已定矣，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亦必是之；上之所非，亦必非之。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

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里长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下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

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哉？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

乡长治其乡而乡既已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上同乎国君而不敢下比。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国君固国之贤者也，举国人以法国君，夫国何说而不治哉？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

国君治其国而国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

故古者之置正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纪，而网罟之有纲也。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是以先王之书、相年之道曰：“夫建国设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轻大夫师长，否用佚也。维辩使治天均。”则此语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此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

2. 官与制

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制者，职分四民，治之分也。

贵爵富禄必称，尊卑之体也。好善罚恶，正比法，会计民之具也。（均井地）[均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程工人，备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轻重，臣主之权也。

明赏赉，严诛责，止奸之术也。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知国有无之数，用其仿也，知彼弱者，强之体也。知彼动者，静之决也。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

俎、豆同制，天子之会也。游说（开）[间] 谍无自入，正议之术也。诸侯有谨天子之礼，君（民）[臣] 继世，承王之命也。更造易常，违王明德，故礼得以伐也。

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何王之至[也]！明举上达，在王垂听也。

今选官者，大率重内而轻外。殊不知汉宣帝所以富民，唐太宗所以家给人足，皆由重牧民之长故也。呜呼！牧民之长，其重若此，乃泛焉而选，懵焉而授，奚为不是虑也哉？

3. 设官之道

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颿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

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小，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斯二者治乱之源。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列宿腾天，助阳光之夕照；百川决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犹假物而为大，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慎也。

4. 百官类别

汤问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对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辩于万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时，通于沟渠，修堤防，树五谷，通于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也。大夫者，出入与民同众，取去与民同利，通于人事，行犹举绳，不伤于言，言之于世，不害于身，通于关梁，实于府库，如是者，举以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于仁也。列士者，知义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独专

其赏，忠政强谏，而无有奸诈，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举以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义也。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汤曰：“何谓臣而不臣？”伊尹对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谓大顺也。”

汤问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对曰：“三公者，所以参王事也，九卿者，所以参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参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参大夫也。故参而有参，是谓事宗，事宗不失，外内若一。”

二、事君以道

1. 事君有术

人臣之纳言于君也，事未然而言之，则十从八九。无声则游畋般乐，日相亲比，一旦有所不可，乃左遮右挽，极其力以救之，殆未见其济者，正使或允，亦必出于勉强，而非其本心。若夫善于纳言者则不然，或因进见，或因讲读，或自燕居，先是陈说：如是，则国安；如是，则国危；如是，则为圣君；如是，则为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会，表里洞然，乃可陈善，而无诸格之患。昔孟子三见齐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大臣事君，职当如此。古人甚至有难于自言者，往往旁召耆年宿德，置诸左右，使人君有所畏惮，而不敢恣，则其为虑亦深邃矣。虽然臣之于君也，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凡所白于上者，不可泄于外，而伐诸人，善则归君，过则归己。其若是者，非欲远嫌避祸，大臣之体所当然也。《坤》之六二，含章可贞，盖亦此意。尝见近代执政，有所建白，嘖嘖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至谗譖乘之，中途见弃。《易·大系》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谅哉！

子言之：“事君先资其言，拜自献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诬，其受罪益寡。”